晉察冀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五九五期 定價：報紙每份一元二角，蔴紙每份八角

本報啓事

本報今日增刊五、六兩版，希讀者注意。

編委會

敵機空襲威脅下 宣化敵偽異常恐怖

蔚縣訊：據張家口宣化來人談，九月八日上午，宣化上空發現美國飛機八十餘架，盤旋數分鐘（未投彈）向西飛去。事後敵偽驚慌萬狀，次日即在城內及蔚宣公路兩旁大挖其防空壕。十四日，蔚縣敵人亦挖起防空壕，並令城內各商舖門口挖防空洞一個，同時敵司令部也準備將機器搬出城外到水泉去住。（力群）

華北聯大全體師生 呼籲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

保障大後方學生各種自由

聯大訊：[illegible]三十三周年紀念日，聯大教育學院召開了隆大的紀念會，全體教職學員座談時局，主席報告開會意義後，首由趙院長報告，他指出：「最近豫、湘、桂之戰，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退，一日一城，失地千里，充分的表明了國民黨專制獨裁的腐敗無能。目前大後方所存在着的軍事政治經濟危機，完全是由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造成的。時至今日，國民黨與蔣介石無絲毫改弦更張與民更始的意思，並且還要經過打敗仗的方法，繼續將中國土地與軍隊送給日本人，使對日反攻成為不可能。」全場的人聽到這裡，非常憤慨，最後他談到挽救目前危機的辦法，他又指出：「我們一定要把勝利途上的絆腳石踢開，延安權威人士所提出的立即廢止國民黨的一黨統治，立即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是恰合時宜，並且是代表着全中國各黨派各階層人民意志的，我們要行動起來，一定要實現這要求。」這幾句話正代表了每個人內心的要求，一致高呼「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接着就是教職員代表講話和林教授的講話，揭發了國民黨的「政令」「軍令」的罪惡，表現了非常的憤慨，林教授談到大後方教育情況時，對於聞一多教授說了幾句中國人的良心話而遭到撤職的事件，特別憤慨，林教授說：「大後方教授生活無法維持，學術研究無法進行還不算，國民黨軍隊日失一城，就連吃飽的飯碗都被打碎了，這和各抗日根據地對於文化工作者的尊重和幫助對照起來，是無法比較的。」「目前中國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聞一多教授說要「一管」；管一管國家的大事，我們決不允許國民黨把中國的命運帶到日本人手裡去還不許講一句話，我們每個愛國的人們都動員起來，堅決要求把國民政府和統帥部徹底改組，不要把中國的土地、軍隊連同盟國援助的物資，一起送給日本人。」林教授講完後，就是同學代表講話和自由講話，大家都爭論着發言，會場上充滿了憤慨激昂的情緒、許多同學歷數着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親眼見到的國民黨法西斯黨徒摧殘青年和壓迫青年的罪行。許多會經由敵佔區到過大後方因受不了國民黨的統治壓迫而又返回敵佔區，最近才由敵佔區到邊區來的青年學生談：「我們會經抱着滿腔熱情，被國民黨騙到大後方去，但到了大後方以後，一點亦感不到祖國的溫暖，國民黨對青年是不負一點責任的，而且處處加以黑暗的統治和壓迫，這和我們到了根據地以後，飽食暖衣的生活和民主自由的學習中，證明了只有共產黨才是中國青年的母親，能夠說自己所要說的話，能夠做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是沒有方法相比的。一想到自己的同學朋友受了國民黨的欺騙，到了大後方去所遭受的悲慘的命運，就氣憤得流淚的」。講話的人竟流出了熱淚，台下的人亦被激動得流出眼淚來，但那不是傷感的淚，而是憤慨的表露，是對於國民黨痛恨的表露。每個人的發言，對於大後方各大中學學生所遭受的迫害，學習不自由，生活無保障，想替國家出一份力量而不可得，稍一不慎，就有被投到集中營去的危險的遭遇，表示了無限的同情，對於國民黨陷害青年喪失國土的行徑，表示了無限的痛恨，大家一致要求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要求罷免教育部長陳立夫等，要求保障大後方青年學生的學習、言論、思想、集會、愛國、救國的自由和改善學生的生活。並呼籲大後方青年學生站起來繼承辛亥先烈遺志，建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大會進行了五、六個小時，會場上的情緒始終是緊張着。最後在激昂響亮的口號聲中散會。（張雲瑩）

阜平老鄉輿論

要求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 罷逐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

阜平訊：近來由於正面戰場的潰敗，更表明了國民黨政府與統帥部的腐敗無能，阜平人民對此早已氣憤填膺，廣大群眾對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喪權辱國極為憤慨。朱家營的老鄉說：「國民黨的這些頭兒們，吃了這些好糧食，有什麼用處，只幹禍國殃民的勾當」。九區的羣眾會說：「那個也打勝仗，就是蔣介石不打勝仗，滿不沾哪！」婦女幹部則為大後方的婦女同胞呼籲，要為被國民黨遺捕傷害了的新四軍[illegible]安同志們復仇，四縣宣教委員會為集中大家意見，於十月八日召開時事座談會，會上發言熱烈，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及統帥部腐敗無能，自己光打敗仗，還不許別人打勝仗，自己不實行民主，還不許別人實行民主，掛羊頭賣狗肉，居於盟國三列，而實行法西斯的寡頭專制，大家都贊成延安提出的召集全國各黨各界代表開緊急國事會議，立即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罷免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等失敗主義者。並以實際行動來促其實現，廣為宣傳，深入羣眾，使羣眾更清楚的認識到：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乃挽救目前時局的唯一出路。（王湘）

樸實、懇切地向他們村的教員說：「你們怎的不給俺向政府提個意見，國民政府老是這個樣子還行呀！」說的時候生怕聽的人不負責任，不注意他們的意見。地處深山的七區老鄉們也

靈壽各界熱烈贊同 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

本報訊：對於延安權威人士發表的改組政府和統帥部的提議，靈壽各界均表示熱烈贊同。年老的縣抗援會主任白家語，認為這一提議，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他說：「如果國民黨政府還是頑固不改，那麼他在國際國內的地位，將更陷於孤立，而國民政府這塊招牌，也將要改成無民政府了。」紙廠工人傅也英說：「一黨專政，不能代表老百姓利益，不能打仗，軍隊武器好，丟地方，早就應該改組他。」師資訓練班全體學員提出要改善大後方教員生活，使之獲得教學自由，並主張立即撤換CC頭子陳立夫。婦女生產模範張守貴，對於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表示非常憤恨，她說：「軍隊不打仗，政府不實行民主，要他們幹什麼？」區上農民孫繼昌和他們的意見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為「如不改組政府和統帥部，那中國的地方都叫他丟光了。」在西石門村民大會上，陳梅也發表了意見，他明確的指出「共產黨八路軍為國家為人民，到敵後堅持抗戰，七年來的功勞是偉大的，應該有代表參加政府和統帥部」。示範農家鄧守和聯到敵會吉田非常詫異國民黨就心。又在發出誘降，他說：「最近報上登着鬼子又向國民黨勸降，我想如果國民黨不改組，恐怕就要投降，不的話為什麼不積極抗戰？」對於國民黨要「限期取消」五分之四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不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全縣人民一致表示最大的憤慨。那林陷蔣學元說：「他們一天丟一地方，咱們八路軍新四軍天天收復地方，還要限制取消，真不要臉！」鄉資料於遭說也說：「抗戰抗了幾年了，敵後老百姓好容易享到民主權利，國民黨又要取消敵後抗日民主政府，過怎麼能行呢？」另訊：南城南莊德茂永商店，近來對於時事學習非常熱心，雙十節日該店在召開的時局座談會上，出席人員都着重指出國民黨如不迅速結束其一黨專政，則國家民族危機將要繼續增長；而對於延安權威人士所提出的改組政府和統帥部的提議，他們則一致擁護，並表示積極的響應。（欽）

晉察冀畫報社職工 堅決相信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一定要實現

軍區訊：十月十日晚，晉察冀畫報社職工會舉行全體大會，紀念國慶節並響應延安權威人士關於挽救目前時局危機必須改組政府與統帥部的提議。技術工人康健同志首先說：「我認為早就該改組。」青年工人劉春生同志說：「在國民政府裏，像孔祥熙只知道發國難財，不管大後方老百姓餓死多少；而統帥部的「軍令」，光叫軍隊打敗仗，這算什麼政府和統帥部呢！非改組不可的！」他又說：「改組以後，應該是各個抗日黨派都參加領導，把全國力量都團結起來，抗戰才能勝利。」製版青工曲治全說：「國民黨政府無能，寡頭專制，是沒法配合盟軍從陸路打到東北去的。像這樣採取法西斯主義政令與失敗主義軍令的政府和統帥部，只有增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困難。必須改組了，抗戰力量才能加強，反法西斯戰鬥才能早些結束。」在繼續不斷的發言中，有一個同志對改組問題能否實現發生了疑問，跟着許多人都表示了一致的信念，說：「今天全國各界與廣大人民都有這個迫切的要求，外國進步人士也都關心這個問題，國內外輿論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全國人民行動起來的力量是更大的，河南嵩[illegible]的老百姓反抗壓迫者的鬥爭就是一個例子。」最後全體職工通過給延安權威人士的信，響應延安權威人士的提議，一致要求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堅決反對「取消」五分之四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游擊隊，反對取消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政權。（小曲）

四專區[illegible]設 煤炭轉運公司

大部地區燃料問題得以解決 平定煤礦工人生活有了保證

四專區訊：本區東南部平原地區之燃料，抗戰前多仰給於井陘煤炭之調劑，戰後由於敵人封鎖，不能大批輸入，煤價昂貴，群眾燃料多靠莊稼稭稈和砍伐樹木；甚至有因無薪燒飲，而採燒正在田間生長之高粱玉蜀黍稭的現象，致使平原地區之稭稈大部不能用於漚糞，肥料來源缺乏，生產量亦因之銳減。部隊機關燃料問題亦感困難。相反，在本區平定縣則煤產豐富，當地羣眾以下窰採煤運炭為生者很多。但幾年來在敵寇區下，煤炭銷路遏滯，工人大批失業。專署有鑒於此，決定設立煤炭轉運公司，運銷煤炭，以解決大部地區軍民燃料及平定失業工人生活問題；同時在運輸中還能發展沿線運輸運銷副業，增加群眾收入，並可使平原地區與肥原料增加，對發展農業生產也有很多好處。該公司已由專署派專人進行籌備，規模相當宏大。運輸幹線東西達三百里之長，支線遍佈全專區各地，不久即可正式轉運。（文格）

戰鬥簡訊

△易縣×村游擊小隊五人，於九月七日到保定南關，襲入特務劉某家中，不巧，該特務不在家，捕回了四支火槍。（張彪）

△九月六日下午，滿城特務二十餘人，到抱陽東山吐嗆糧，×村治安員[illegible]帶領游擊小隊七人趕去，將該特務擊退。（徐秀岩）

△徐水民兵在大王店通鑑村的游擊地，三天打了三個勝仗，打死敵人猪一名（內有小隊長一名），傷三名，俘[illegible]一名。（劉元發）

八九兩月份軍事動態

八九月份敵人在調整其防務，且在我攻擊追擊壓迫的情況下，有些據點被撤，敵兵力加強，在重要據點，如石家莊、保定均集有機動兵力。傳言對我進行「掃蕩」，此時敵不斷以小股兵力（每股四百人左右）對我進行「掃蕩」「清剿」奔襲合擊，配合特務活動，其特點各地區雖相類似，但總不相同，現分述如下：

一、北嶽區

（一）敵使用「掃蕩」掩護其防務之調整，保定道敵傳言與其中十二個縣的敵人對我進行「掃蕩」，實則易縣敵在換防，八分區[illegible]敵官家莊[illegible]大隊，依然留縣中後調保定，防務由僞軍接替一部。九月二日保定敵七十九大隊七百餘調易縣後分駐各點，在保滿路上之據點敵亦加強守備。當敵調動時，完縣敵積極抓夫，淶源內的防務鞏固。淶源敵在七八月間，不斷由北開來僞軍千人，分佈於各據點，以保煙煤洞石棉礦之安全。敵到後除修建工事堡壘外，破壞我莊稼，抓夫修路，不斷來往運輸糧食與石棉。

（二）敵頻繁出動，對我合擊「清剿」，淶源之敵在八月份在我打擊下，不敢出擊，九月來則不斷以三百至五百人一股，向我邊緣地區竄擾，在淶源城郊敵對王安鎮、插箭嶺、張家將、金家井等地之合擊與襲擊，淶源城與煙煤洞之敵，曾兩次犯王安鎮，易縣以東、代縣以南地區，八九月間敵僞對我進行三次「清剿掃蕩」，用兵在千七百餘名，歷時十二日，九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唐縣敵僞七百、完縣三四百，共計千三四百人，對我腹地神南大悲之合擊，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盂縣上社敵僞四百五十餘名合擊北輪，竄擾下口鎮。在北嶽區敵二百人以上之兵力對我之「清剿掃蕩」奔襲合擊計二十一次，用兵一萬零四百五十餘名。以外對我平北地區，於九月五日敵僞二千四百餘，進行「掃蕩」，六日敵進入[illegible]，以南我中心區，至十日結束，此次之殘酷性是歷次之「掃蕩」所未見的，大量收割糧食，搶掠物資，破壞我之用具與房舍，抓捕群衆。

（三）敵出動時行動詭詐，其次出動多在拂曉前夜半行動，以四五百人一股，僞軍化裝便衣在前頭行搆，有時不走大路，繞小道或走莊稼地，直向其目標猛進，中途遇我小部隊阻擊不還擊，九月十九日出擾柳南合擊之敵，在其行進途中遇我×部阻擊，敵未還擊，我俘日軍一名。有時敵軍化裝我工作人員或我軍，企圖破壞我地方工作與捕捉群衆，如緊時之敵即是這樣。

（四）敵合擊撲空，則行破壞，否則迅速轉移。九月五日至十日，敵「掃蕩」平北即是如此，當敵合擊撲空後，以大量破壞我之各種建設與搶掠物資糧食，平北中心區各村莊之房舍大部被燒光，由地之糧食亦被搶去不少。我未能及時轉移，堅決抗擊，乘隙外轉，此時敵亦即撤退，如九月九日我×游擊隊於正定以北之五亭破合擊戰鬥。

我軍即在這種情況下，與敵週旋戰鬥，並發揮了我民兵游擊組配合少數部隊群衆性的圍困打援的鬥爭。兩月來，我游擊部隊與民兵，共攻克了二十六處據點：淶源西之香山寺、滿城北之大樹莊、徐水縣之聶各莊、保定西北四里路之四里營、完唐曲地區之莊里、招莊、南莊頭、趙河口、中大洋、西大洋、諸候、白塔、水頭溝、平山井陘獲鹿地區之石井、土門、白沙、沙岸、梅家莊、南正、辛國溝、[illegible]、行唐正定地區之大[illegible]、流[illegible]、瓦仁、[illegible]北之千佛寺。這些戰鬥我軍均將敵大部殲滅，而我之傷亡是很小的。如八月二日攻克唐縣西之南店頭日軍據點時，在半小時內，即將七個日軍全部俘獲，無一脫逃，我軍之果敢英勇可見一斑。無論是日寇的點碉或僞軍的點碉，只要能抓住其弱點，深入調查研究工作，以小的代價是可以取得大的戰績的。在國際形勢極有利於我的情況下，加強政治攻勢，抓住其一弱點，以武力[illegible]，是攻無不克的。在平西攻克了門頭溝西之[illegible]子營，平北我軍於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日間，攻克了北平以北之高麗營、平谷分[illegible]、紅[illegible]等地，此外我民兵游擊部隊，在圍困敵僞據點鬥爭中，斷敵飲食，求援不得，使其無法固守，紛紛棄碉而逃，計共迫退據點七十二處。主要者計有[illegible]交通要道偏石咀、[illegible]北[illegible]河[illegible]、南鎮、北鎮，及忻州東之南温川，崗[illegible]北之[illegible]，平山城西之洪子店（現平山城西已無敵據點），正定北之化皮鎮、行唐北之范連疇、深澤西之西城坊，北平以北之太平莊、坂橋，其中尤以化皮鎮據點之僞軍，除主要是僞軍內部之矛盾所致，僞官毆棒士兵不堪，鮭底據點之×班長以手榴彈將其與司務長擊斃，挾迫擊砲一門及其伙伴十八名攜步槍十二支來歸，這一支反正，實有保定日寇岡田之[illegible]些[illegible]的事實，敵人是無法掩蓋的。

二、冀中區

八九月間，敵主要是在其「夏防」總的方針下，抽撤點碉，兵力相對集中，以敵多僞少的三四百人一股，出動搶掠，向我合擊竄擾，此外石德路西段鐵武冀深衡東地區之新編獨二旅調開，九五、一九八大隊部份的調換及滄滹北段獨九混成旅調繳各地區之三八大隊之調換外，無大的活動。

（一）以敵多僞少三四百人一股，連續向我合擊搶掠，如八月五日至九日，敵僞對固安以西新城以東之菊花台、太師莊「掃蕩」搶掠；八月六日，敵僞約千人對霸縣交河地區之「掃蕩」；八月下旬獻河趙縣辛集等地敵僞七百對大安鎮呂津之合擊；八月二十九至九月六日敵僞千餘對「掃蕩」高陽蠡縣地區之大百尺、萬安一帶；十一日至十三日，敵僞五百「掃蕩」辛橋西演；九月初敵僞六百，連續合擊橫上、晉橋、閻村及保定敵對保定市南區之「清剿」。

（二）敵合擊撲空，大肆搶掠破壞，抓捕群衆，如宿縣、邢邑之敵，於八月三十一日及九月八、九日之包圍北具右、小寨、南村、馬村等地，入村搜群衆二十餘人，企圖以[illegible]，又特務組織，僞軍化裝冒充我軍游擊隊及工作人員，暗際而破壞我之地方組織。

我軍在反敵「清剿」「掃蕩」戰鬥中，在八月十九日至月底，先後在滿南地區發動攻勢，攻克朱家莊、辛台、許家莊、五里南[illegible]村、朱家寨、東[illegible]莊、溫家莊、尚庄、南辛莊等十處碉堡，打開了滿南新局面，並攻克了固安新城地區之馬莊、田家口、楊辛莊及任邱[illegible]之石門橋，並迫退了太師莊、楊村、大官寺、辛里、辛莊、小辛，並於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克了武強城，九月二日襲入深澤城，九月四日襲入安國城，八月二十五日襲入[illegible]，八月十二日攻入北平東[illegible]，繳獲頗多，尤以攻克武強與襲入長辛店、深澤等之戰果為最。三次戰鬥計共斃傷敵僞五十六名，俘日軍二名，俘僞四百四十六名，繳獲迫擊砲二門，重機槍一，輕機槍三，步[illegible]槍九百[illegible]。

三、冀東區

敵七月來即進行防務之調整，僞縣政軍以集團爲單位駐守，逃離退多年之老據點，如三屯營、鴉洪橋、楊洛沽、[illegible]、沙河[illegible]等處兵力，更加集結，隨即進行其特務活動，散佈謠言。其特點：

（一）實施所謂「神經戰」，企圖[illegible]我[illegible]，散播[illegible]進行「掃蕩」之謠言，實行所謂「神經戰」之合擊「掃蕩」，不斷搶掠，七月十六日北平僞僞千八百餘，對[illegible]河[illegible]地區之合擊「掃蕩」，如八月四日敵僞二千對豐潤[illegible]，十九日敵僞二千分股對玉田[illegible]，來並不斷以四百人之一股[illegible]，張院上下水路大王莊等地區之反復合擊搶掠，[illegible]著敵之竄逼，並修築各縣之主要汽路，[illegible]打擊敵瘋狂竄擾，粉碎敵人造謠，積極軍事打擊，瘋狂之敵僞，解救群衆遭受之壓迫、損失，如八月二十一日我在玉田以西之大枯杵，俘獲了僞軍百餘名，繳獲輕機槍一挺，[illegible]圍群衆積極[illegible]我冀東部隊進行了許多戰鬥，[illegible]之實施，計斃傷僞軍百餘名，十九日於平谷西南之稔頭，斃傷僞敵百餘，九月十五日擊潰了敵三次之稠鋒，共斃傷敵僞百餘，[illegible]東南之施營戰鬥，斃傷僞軍六十餘，俘僞六十三名，此外攻克了太平莊、六百戶、三岔口、新莊子、鄭莊子，及退辛莊、孔莊子及唐山西[illegible]劉家莊等據點，迫退了薊縣南之南句、太和[illegible]，逼如白雲之唐山市，當即將[illegible]，[illegible]繼續敵在此時對我進行嘗試探性的軍事活動，企圖以此來麻痺我軍，而後進行其突然的大舉「掃蕩」，全徹至九月底，北嶽區周圍敵佔縣城，均集結敵僞三四百至千餘之兵力（如五台敵以千餘兵力輪番對五台以西及以北地區之「掃蕩」），我全體軍民須嚴密注視這一情況，在精神與物質上作充分的準備，以粉碎敵人可能到來的「掃蕩」。

邊區子弟兵九個月
襲入攻克縣城三十四次
與正面戰場對比是一個鮮明對照

本報特訊：武漢失守以來，中國兩大戰場對比，日益明顯，今春以來，由於正面戰場危[illegible]，至今已失掉一百幾二個城市，正面[illegible]閻錫山政府和統帥部的腐敗無能，但在敵後則完全相反，到處圍困敵據點，收復大國土，[illegible]形勢的發展，[illegible]以邊區來說，半年來由於對敵鬥爭的勝利，[illegible]，從一月到七月冀晉軍區收復村莊一二〇九個，國土七二二一[illegible]平方里，增加人口四〇九九八[illegible]，冀中[illegible]收復村莊二七五個，國土一六九七五平方里，增加人口二二〇八六[illegible]，冀中[illegible]共計[illegible]縣、武[illegible]、[illegible]、新安、博野、[illegible]、[illegible]、河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中有的縣城是襲入或攻克兩三次，如[illegible]、[illegible]、長辛店，逼退與攻克之車站有清風店與[illegible]（通縣北二十里），還與正面戰場相比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打盟機[illegible]，敵後軍民執行了正確的政策，還是天天打收伏，敵後戰場仍然屹立敵後，天天打勝仗，因此要挽救目前嚴重危機，必須實行民主，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並[illegible]兩共[illegible]抗擊敵僞，按例合理的分配盟國援華物資。（帆）

正定支隊
跑步十里追敵
奪回糧食發還群衆

正定訊：九月二十三日晨，敵偽百餘名到良同、馬家莊搶掠。我正定支隊聞訊後，馬上從十里以外，跑步追擊敵人。在副支隊長「加強群衆觀念」的號召下，全體指戰員都格外英勇，分四路包抄敵人，鬼子還企圖抵抗，結果被我三中隊班長殲滅兩個手榴彈打下去。敵見我緊緊追擊，掠奪的糧食（三千餘斤）、棉花百餘斤、車二輛，以及其他東西拿回，完全發還群衆。我當將敵搶走之大一老頭，眼看着敵人把自己五口人的糧食搶走，正在發愁，忽見我支隊又把糧食給拿回來，真是喜出望外，老大爺連背帶扛，一邊笑一邊說：「要不是咱們八路軍，今年可就要餓死了。」（化風）

西城子村社應該轉變
把錢用到生產上去！

行唐訊：三區西城子村的合作社，可是入夏以來，社員大增，新舊股金已達十餘萬元，在這二百多戶的村子裏，得到這樣的成績，真是個喜事，可是辦合作社的幹部還沒有完全本着毛主席辦合作社的指示去進行，有的思想上還敵直的存在着作買賣的觀點，所以用到生產上的不到十分之二，這樣一來，不管表面上多「烘火」，幹部們跑痛了腿，也不會得到群衆歡迎，所以西城子的村幹部，應該趕快轉變作法，[illegible]方針，要根據群衆的需要去辦，照顧群衆的要求和生產上的需要去辦，旁的村子也要檢查一下，學習搞生產事業，在說什麼生產，準備組織多辛的群衆生產。（蘇朋）

劉家莊的伏擊戰

定唐訊：九月二十七號，唐縣僞安軍，勞備隊百餘，企圖包圍我劉家莊，圍繞我村游擊小隊，其行動是非常秘密的，從孟家莊龜台出發，行至劉家莊村西，即向高門方向走，至高門村邊，回轉身又直撲劉家莊。我子弟兵×隊與民兵早已注視敵人活動，準備齊全，當敵行至我伏擊地時，一陣排子手榴彈，將敵打得頭昏眼黑，我游擊×隊另外一小隊迅速趕上來，與追敵僞，敵緊急一次，爲被粉碎。狼狽逃回孟家莊和龜台。這一仗共斃僞敵僞二十餘，（其中敵致命二名斃命）我無傷亡。（燕綏）

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主張
晉綏邊各界人士熱烈擁護

新華社晉西北十七日電：晉綏邊區各界人士，一致熱烈擁護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的主張。臨參會劉副議長談稱：「延安權威人士的談話，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邊區高等法院孫院長，以親身的經驗，列舉八路軍在敵後堅持抗戰和國民黨喪師失地作一比較，他痛斥國民黨封鎖敵後戰場和對八路軍的無恥誣蔑，並對國民黨「企圖取消」八路軍及敵後民主政權表示嚴重抗議。

從敵佔區逃出的國民黨員王緒先生（現任行署行政委員），沉痛地追述敵佔區人民因國民黨軍隊不抵抗而被敵人奴役，過着亡國奴的生活，他說：「中國幸虧有共產黨堅決抗戰，把國民黨丟掉的地方從敵人手裏又奪回來，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權，這是全國人民嚮往的地區，把敵後政權交給投降派的省政府管理，那就是要把敵後老百姓送給日本人奴役，我們是誓死反對的。」王緒先生對於共產黨處處爲國家民族着想，步步站在團結民主抗戰的立場上，表示贊佩。

興縣礦工趙機武，王進德及工會主任張鏈都說：「國民政府和統帥部不民主，壓迫地方給日本人，應該把他趕快改組成人民的政府。」在村織布的工人溫忠痛氣憤地放下梭子說：「誰要『取消』共產黨八路軍，就是取消抗戰，想投降的！」紡婦張愛兒、裴翠、李政英都齊聲說：「家鄉離防，老鼠盜牆，國民政府裏面有法西斯親日派，不改組怎麼行呢？」農民勞動英雄溫象拴說：「我和許多鄉人，就是共產黨八路軍幫助翻了身的，國民黨想取消它，我們老百姓就不允許，我們還要擴大呢！」他將失敗主義者和專制主義者比喻作人身上一塊爛肉，不去掉就不能生長新肉。新從大後方來的銘賢中學學生艾某，激動地講到大後方學生悲慘的遭遇，學校變成軍營，特務橫行，學生必須參加「三青團」，並且編什麼「後備壯丁班」，強迫去當反共士兵。和他一道逃跑的同學，在西安住店時，即被拉走兩個，他認爲國民黨政府和統帥部早就應該改組。

從事救亡運動十餘年的王一夫同志，是被國民黨斷送了家鄉的東北人，他深沉而憤慨地說：「國民黨簡直不像話，從東北一直退到西南山溝裏去了，我看今天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確已到『最後關頭』了。」

大後方輿論
批駁孔祥熙掩過飾非
對國民黨當局禍國政策表示不滿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大後方輿論，對孔祥熙在美國歷次掩飾國民黨當局誤國政策的演說，多有批駁。廣西日報在八月二十八日針對孔祥熙在美國國會演講，發表題爲「中國民主與世界」的社論，指出盟友對我國內政多有批評，「其中最爲關切者，即爲我國是否實行民主的問題」。該報在引述孔氏所謂「我敢保證中國政府堅定推進民主計劃」一語後，即稱：「我們也應該承認，盟邦關切我們，係基於患難相顧利害一致的友誼，縱有批評，也非出於惡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決不應忌醫諱疾，而要虛懷接受……民主是我們數十年來奮鬥之目標，自應兢兢業業求其實現，若不注重事實，徒憑解釋，求人諒解，是無補於實際的。」該報最後強調爭取民主或「民主實踐」稱：「惟先有民主的實踐，才能產生一部民主的憲法……此刻我們需要真正有民主的實踐。」

東南日報針對孔祥熙承認中國通貨膨脹危機的談話，在七月九日的「星期雜評」寫道：「以往國內若干論者……對通貨膨脹會主要招致經濟危機這一事實，多不加承認，甚至故意掩飾，今後當可知認矣。」接着，該報對禍國的財政政策加以猛烈的抨擊，謂：「歷年支出百分之四十八（按應爲『最大部份』，這是孔氏亦承認的——引者）係於銀行借款，而銀行轉以增鈔，由此項增鈔又引起十數倍之信用擴充，結果累積造成通貨膨脹之進展，至足驚人。世界各國固未有能完全憑藉稅收以平衡收支者，但一則能根據『負担』能力爲主義之賦稅及公與政業，吸收戰時餘利，移用國民過剩購買力；一則維持及擴大生產能力，有效控制需求，以適應供給……故物價上漲，尚微不足道。但反觀我國，則迥然不同，徒見佔大多數之中小國民，呻吟於物價高壓下，而投機取利者，則聚斂暴利，日累千萬，只有等於普遍徵稅之濫鈔，而絕富裕者之負担。況復生產事業之困難，迄未予以協助解決，商業暴利愈高，工業資本愈竭，戰時生產乃一蹶不振……如是又何怪通貨惡性膨脹之愈演愈烈矣？故吾人應認識平均每一中國人民之餘款雖甚小（按孔氏該談話，即强調平均餘款甚小，發行大量公債不可能），但重徵富戶所得，必較以貶值性之負稅能力薄弱之中小國民者遠爲鉅大……其次，應認識戰後能得友邦協助，財政問題自可迎刃而解（按孔氏之流的夢想，正是如此），但先需有本身財政之改善與經濟穩定，然後方克得人之助。」

國民黨反動當局
『發動知識青年從軍』
半年時間只有微小數目
連三青團員都不願參加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國民黨當局發起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從去年十一月開始，至今年五月爲第一期，今年六月以後爲第二期，中央日報、掃蕩報等曾大事宣傳，出「從軍運動特刊」，吹噓這個運動是「青年成功的捷徑」，以吸引青年。蔣介石在最近的參政會報告中，也把「發動知識青年從軍」作爲加强國民黨部隊戰鬥力首先必要做到的三要項之一，但是這個運動的實際成績究竟如何呢？據二月九日掃蕩報載，連完全受國民黨統制的三青團員都不積極的「自願參加」，結果三青團團部，不得不發起「各級團員從軍競賽」。又據七月一日掃蕩報載前兵役署長程澤潤報告：「第一期運動」會「遍及十五省市」，「合格入營者有九千八百七十七人」。據中央社屢次的報導，報名的很少，徵驗及格的更少，而現在國民黨定爲「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示範區之一的成都市，學生「第一期」從軍（據華西日報七月十三日）。以國民黨和三青團的全部力量，費了半年的時間，在十五個省市的廣大地區內，只動員了這樣微小的數目。

更可憐的是今年六月以後的第二期成績，在此期間，國民黨中央文委，在重慶曾召集三十餘位中學校長，舉行一次「第二期學生從軍運動座談會」，在會議上三青團副書記長胡庶華曾以威脅的口吻聲明：「必要時政府可根據法令徵調及齡學生入伍，對不服徵調及躲避兵役之青年，應發動社會予以制裁。」（教育部爲使已遍了學校內學生改而從軍，又規定「入營學生，除學費外，其他費用照退」（華西日報八月八日）。軍政部還具體規定六月爲宣傳策動學生服役期，七月爲學生受籤動後的審核報名期，八月爲入營期（華西日報六月十四日）。現在八月已過，九月九日華西日報西南新聞社訊，軍政部所「策動」的各地響應情形，已經「冊報」「入營」的，則是「漢中師管區一一零名，茂陽師管區所屬各縣共達二百五十餘名，陝西安康漢陰兩縣一零七名，川境通南巴三縣六二名，榮昌縣五七名，敘永縣一六名，西昌縣二九名……」以上合計僅六三零名。再以四川爲例，該省政府本早令各師管區各發動三零零名學生，於八月一日入營（華西日報七月十三日）。但直到九月七日，省政府在「特令」各師管區「至少轄送三零零名入營」，「若從動參加人數不及規定名額者，嚴予懲處」（九月九日華西日報）。而已經報名參加的，各報所載的消息，統計絕大多數都是失學失業無處可去，或生活困苦不能再支持下去的學生、小學教員、小公務員等。九月九日華西日報載：「廣元知識青年兩名，係程赶赴蓉市報名投効，又因伙食無着，要求提前入營」，即其一例。

外國記者眼中的重慶

愛金生

大建築物越蓋越摩登，幾千難民都沒有房子住

在抗戰第八年夏天的疲勞裏，重慶在一種懶散的情性中徘徊着，最後只有敵人來到大門口，才能把這種散漫的、淡不關心態度爲之改變。對於一個離開重慶一個半月以後又回來的旅客，一些表面的改變，在他看來，似乎很是驚異。兩座三層樓的大建築物已經矗立在中三路上了，它們站在建造了五年的一些破爛的房子中間，格外顯得不可忍受的摩登。

在重慶，這兒或那兒，都可以看見許多新的建築物，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個未建築的小山頂，泥水匠便會在那裏蓋起一座新房子來，但是許多新的建築，沒有一點意義，它們不過表現過分擁擠的中國戰時首都，永遠沒有足夠的地方給千萬的難民居住，它們不過表現這裏的政府有着無數的附屬機關。

重慶實在沒有改變。辛勤的建築工人，仍然用可怕的聲音打破黎明的靜寂，挑水夫仍然扭着附近個水桶，排着隊站在給水栓那裏。背如架的人力車夫，仍然擁擠在路上奔跑，喊着要人避開的警告。茅屋裏的小孩子，站在窗子外面唱着中國歌和「我的背搭在老家」（美國名歌之一——編者），不知不覺地表現着一種國際性。甚至在酷熱的晚上，歌聲在熱空氣迴盪，尖銳的樂隊彈奏着刺耳的爵士中，戲子們的半裸着的孩子，擠在舞台的兩旁，望着他們精緻裝束着的父母，傲步在舞台上。

可怕的麻痺和盲目的樂觀

在這古老陳腐的城市裏，差不多每件事物都深深的包藏起來，不受戰爭命運所影響，好消息和壞消息，對於日常生活的無生氣的暗流，都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了。

當重慶在這種疲勞的、漠不關心的情況中時，它却渲染了樂觀主義，最近河南與湖南的軍事挫敗，便爲怒江前綫和緬北的相當好的消息，以及聯合國家在太平洋和歐洲的不間斷的勝利所調和了。

重慶這些人，以爲這一個星期以前受到威脅的？最近好像滑渡到另一次緩和，中國是習慣於壞消息的，而且已經經歷了任何人所能記憶起的危機，仍然不像有什麼真實的決定會發生，何況還有一點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今年米穀的收成，這收成可以消除中國最大的憂慮。

米的價格已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豬肉和牛肉的價格還照舊，雞蛋價值稍微提高，棉花也並沒有上漲許多。

當聯合國家們軍隊朝着柏林前進、美國海陸軍朝着日本前進的時候，中國囤積商人[illegible]勝利逼近，開始拖出囤積的貨物[illegible]

現在是放棄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時候了

表面上，重慶在這的小宇宙停在湖死的階段，沒有什麼事情來與當人民忍耐的、習慣的和高度的表面的鎮靜，這種表面的鎮靜是不可信的，河南湖南的失敗，和日軍迅速地從長沙侵佔到衡陽，是更清楚地告訴每一個人，中國的軍隊經過八年的抗戰是衰弱了，而且比許多的人民所想像的還更爲疲弱。

在人民大衆正面批評之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較前更爲軟弱，當中國政府的形勢衰敗的時候，顯然地國民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願意反抗日本的各派的支持，現在已到了放棄一黨專政而組織聯合政府的時候了。

重要的政府官員們，在光亮的汽車裏通過人力車混亂的街道，讓他們通過以後，重又污穢的、喘息的行人又合攏起來，然後又繼續高聲叫賣着他們的貨物，繼續肩負他們的重負，如同他們已往的數百年的情形一樣。

（譯自八月十六日紐約時報）

（新華社延安十月十七日電）

配合太岳區反「掃蕩」
我太行部隊
大破白晉綫

新華社太行十六日電：我爲配合太岳山區反「掃蕩」，以二、三、四分區部隊，向白晉綫舉行全面破擊，自上月十七日至月底，所獲戰果如下：二分區部隊，在上月二十八日和九日兩夜，連續破擊該綫北段的南關至東觀交通，共收回電綫四千餘斤。我三分區主力，配合地方武裝，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連續三夜，將沁洲至分水嶺段電綫全部收光，共七千餘斤。該分區另一部，於二十九日夜，將夏店至鼎亭關鐵路電綫徹底破壞，計拾回鐵軌八千斤，收電綫二千五百斤。四分區部隊，二十八日夜將夏店至長治間交通及長治至高平段公路破壞多處，收回電綫七百五十餘斤。在上述諸破擊戰鬥中，沿綫敵僞在我嚴密監視下，除據守碉堡放槍外，均無出來阻擾行動，總共拆回鐵軌八千斤，敵電綫一萬四千餘斤。

伯爾格萊德巷戰激烈

南境保軍與蘇南軍並肩作戰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七日塔斯電：蘇情報局十七日公報稱：里加以西及西南，我軍攻勢作戰，攻克居民區多處，並肅清濟普河東岸斯維卡與伊爾加發間全部殘敵。北外西爾瓦尼亞我軍會同羅軍攻克居民區八十餘處。南境我軍，會同南保解放軍，在伯爾格萊德城內與德寇展開激烈巷戰。南境保軍已與解放軍[illegible]居作戰，攻克普洛庫普爾城及其他居民區多處。十六日我軍在全線擊毀敵坦克四十八輛，擊落敵飛機七十三架。

十六日至十七[illegible]，我[illegible]襲東普魯士境內各地，予敵重創。

匈政局極混亂

德匈軍發生衝突 各地展開大罷工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綜合各方報導：匈牙利政局極端混亂。繼十六日午後霍爾泰在匈京廣播宣佈準備締結休戰協定，過後不久，匈內政部即發表霍爾泰之子失蹤的聲明；並宣示匈京已進入大搜索，接著匈軍總參謀長維里斯（德國忠實走狗）宣佈霍爾泰文告無效，要求匈軍繼續作戰。一切透露出來的消息，都顯示匈京已在極大混亂中。英美通訊社傳：霍爾泰已被捕，效忠霍爾泰的匈軍，則仍[illegible]布達佩斯，德匈軍已在許多地方發生衝突。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七日塔斯電：由布達佩斯廣播所透露消息判斷：匈牙利政局自十五日以來，已形極端混亂。據可靠報導：到目前情況仍不能遽下斷語。匈國納粹走卒維里斯、沙拉西等已控制匈京電台，發佈文告與命令，並公然宣佈：沙拉西已組成新政府。據沙氏宣稱：「霍爾泰已被免去國務總理之職，改由三巨頭會議總攬國事。」但同時，由事實證明，新政府已遭全國羣衆積極反對。匈京工人已直接用罷工反對此輩自己封王的一些希特勒走狗，布城警察總監更被迫號召「工人自發地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同時以嚴重處罰來威脅。從違背號召與命令中，可以看到布城工廠工人及機關職員，已大批地處在罷工狀態。此種反新政府罷工，不僅在布達佩斯展開，全國其他各地，亦已同時蔓延。北喀爾巴阡「軍區行政委員會」宣佈戒嚴法，規定：各地市街，不得有三五成群的行人，下午八時至翌日上午六時之間，居民一律不准出外，各住宅一律須上鎖，違者格殺勿論。前執政霍爾泰氏已下落不明。

加强對日空中攻勢

李馬洛利上將調任 東南亞盟軍空軍司令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路透社訊，西歐盟國空軍總司令李馬洛利上將，已自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調任東南亞盟國空軍總司令。這說明盟國決心把西線大規模空軍作戰的經驗運用於遠東戰爭。

巴爾幹國家內 希匪進行秘密活動

（本報特譯）伊斯丹堡十七日塔斯電：據消息靈通界稱，希特勒匪幫在巴爾幹國家內刻正積極進行地下恐怖活動。在該項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將由吉斯林匪類的秘密小組和所謂「德國民族團」等秘密組織所担任。恐怖與怠工活動的部署，均由維也納的「巴爾幹國家政治中心」所號令。該「中心」的主持者係臭名遠揚的希匪代理人努巴哈，他曾担負德國駐巴爾幹國家特別外交任務多時。

亞森城內繼續激戰

大批盟機連襲德國西部 柏林漢堡等地同時被炸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倫敦訊：亞森城內繼續激戰，德寇猛烈抵抗，並已獲若干增援。本月十五日，四千架以上盟國飛機參加作戰，其中包括二千餘架轟炸機。盟機猛襲敵方街巷防禦陣地，削弱德軍在街壘與坦克中的抵抗，俘德軍五百餘人。同日，美重轟炸機一千二百餘架猛炸亞森周圍不及四十哩的科隆區軍事目標。對德國西部的轟炸，已達另一高峯。德飛機及機器工業中心不倫瑞克，柏林、漢堡、曼海姆及來斯霍茲均於同日遭受猛炸。英空軍十五日夜間又炸晨間已起火的杜伊斯堡，投彈共五千噸。杜伊斯堡已成一片火區。英空軍部十六日復宣佈轟炸威廉港，德方承認該港鐵路與運輸中心發生猛烈爆炸，並有多處起火。

敵國內情

塔斯社東京五日訊：日本內務省決定設立東京防空司令部，東京首都長官爲防空司令，東京警視廳總監與副首都長官副之，東京市與警察隸屬防空司令部。

東京廣播：敵陸軍省公報稱，陸軍大佐山本良次、陸軍大佐樟野豐直升陸軍少將。山本少將廣島市人，今年五月升任部隊長，八月二十日戰死。樟野少將東京都人，今年八月赴前線，九月八日負傷後病死。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訊：紐約先鋒論壇報訪員報導，日寇青年運動「領導」前駐蘇大使敵酋建川，於最近廣播中坦白供認日本民氣低沉的情況說：「在悶熱的晚上，如我們最近所已習知的人們，三五成群坐在門外談論戰爭情勢與民生問題。舉例說，甲：『日本艦隊還沒有顯威風哩，日本艦隊在那裏？』乙將回答：『我猜日本艦隊挨了美國潛水艇很大的打擊。』丙插進來說：『停住，談話就是這樣繼續下去。』建川繼稱：『有人將說德國一定受到可怕的打擊，我驚訝德國將會變成怎樣。』別人將插進來說：『德國將來一定要完蛋了。』建川認爲「人民應該受訓練去駁斥這種洩氣的話。」他號召青年團鼓勵民氣，並宣稱：凡不糾正對政府戰爭行爲的胡說的人們，應被消滅。

（新華社延安七、八、十日電）

美機五炸台灣

旨在摧毀岡山殘餘設備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美超級空中堡壘某基地訊，大隊超級空中堡壘於美海軍猛炸台灣的高潮中，復於十六日轟炸台灣，其目標爲十四日午後被炸的岡山及其東南數哩的屏東；此爲超級堡壘開日出動的第一次，也是李梅司令所稱轟炸次數將逐漸頻繁的證明。據說，再襲岡山，旨在炸燬任何殘餘可用的設備。屏東也有機場、工廠及儲藏庫，其重要性僅次於岡山。十六日出動超級機架數與歷次出動的相等。

填補人力缺乏

敵軍部驅策婦女 到飛機工廠做工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姑娘，你們到飛機工廠去吧，你們是荒鷲的母親，是天生的飛機生產的合格者」——人力缺乏使日本軍部改變了歧視女性的口氣。目前在東京的街頭，到處可以看到軍部的出版物上用這種標語來動員，驅使未婚的青年女子到飛機工業部門。據日寇軍需省航空兵器總局長官、陸軍中將遠藤三郎在其新近發行的「飛機增產的道路」小册子中供道：「要從男子的動員來補充擴大飛機工業的勞力，將引起別的軍需部門的緊縮，惟有動員未婚婦女了。」據他說，今天日本女學生被迫從學業，從事飛機生產的達百分之四十五，女子學校變成附屬的飛機會社零件工廠的達百分之三十八，而一般未婚的女子被動員的已達百分之三十，但是對這些數目他認爲「大大的不够」。他說：「今天增產飛機的道路，只有對女子的動員再動員。」爲甚麼呢？他公然供道：「因爲第一，日本女性馴服，善於服從，較部份男子有責任感。第二，因爲日本女性生活較樸素，對工資要求不大。」

美報主張 國際新聞自由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美新聞處訊：美報專欄作家諾佛說，國家間不受檢查及宣傳的牽制，而得相互交換新聞，對於維護戰後和平實爲重要。軸心國家政府用以使其本國人民及佔領區內人民處於被征服狀態的一個主要策略，就是使他們不能知道真理是什麼。每一個軸心國家的四週，均建有檢查的高牆。舉例來說，德國報紙所登的，除政府許可登載的外，別無他物。德國人民也被禁止收聽外國的無線電廣播，最近若干年的經驗明顯指出，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報紙的存在。美聯社總經理古柏最近根據[illegible]紙的觀察，會舉出新聞自由的需要如下：一、全世界報紙應當還享受自由。二、保證每國至少有一個通訊社是由訂戶與報社共同所有。三、每一通訊社可參加其本身所選擇的國際新聞交換協定。四、保證從得官方新聞傳遞便利的平等待遇。五、禁止任何國際宣傳的新聞機構包藏國際秘密。

德軍的「新式武器」

莫斯科三日廣播：德軍第三二步兵師第四團的一[illegible]戰士投降了紅軍。投降的德軍戰士斯特汝說道：「不久以前，德軍第五〇軍團長里特列爾將軍，向戰士們訓話，他說：『德軍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誰也不敢說這種情況怎樣了結。』他會約許給我們送新式武器來，可是他說『究竟是什麼樣的新式武器，我是不知道的，我不能對你們說是否會執行這種約許，因爲我什麼也不知道。』『戰士們』，里特列爾說道『因此，你們應該準備對付最不好的事件。』將軍的問答，表現很悲慘愁苦的樣子。我們從他所講的話中，就明白了我們的處境是很惡劣的。但大家對於『新式武器』這個謎，都很納悶。吉爾蘇特上士當着不多的幾個戰士面前聲明說：我們的確有秘密武器，使用這種武器，就可以使我們免於死亡。大家都開始質問吉爾蘇特，究竟是說的那種救命的武器。他回答說，用一根通常的木棍掛上白手巾，這就是拯救我們生命的武器。不久之後，我們十六個人，以吉爾蘇特爲首，都投降到紅軍這方面來了。」

美國大選期中

赫爾聲明擁護羅斯福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美國新聞處華盛頓訊：美國務卿赫爾十日發表正式聲明，否認外間所公佈的消息說杜威已請赫爾在他當選總統以後仍以他在外交方面工作。

赫爾說：「我願明白表示我竭誠擁護的是今日羅斯福總統所領導的政府，這仍然爲我今後的態度，務望全國同胞勿誤信其他傳說。」

要聞簡報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路透社紐約十一日訊，國際通商會議已經開幕。羅斯福今日致電在此間舉行的國際通商會議稱，每一國家的公民都有機會與其他國家作商業上公平的貿易，避免一切不必要歧視、强迫與侵略，實爲世界經濟事業與世界和平的要素。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聯合社華盛頓十二日訊：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宣佈任命吉塞爾總署中國分署主任。吉塞爾在接受任命前，曾與此間總署官員會商數日；並即將延聘專家，於最近在重慶成立分署。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遲到）據合衆社巴黎訊：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已於六日搭專機抵巴黎。同行的有美戰時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

（本報特譯）倫敦十七日塔斯電：據美國紅十字會代表述稱，美國紅十字會以價值一千四百萬之衣料賑濟歐洲遭受戰爭損害之居民；現在已有價值百萬元之衣料匯至法國南部省份；另有百萬則自開羅匯至希臘賑濟該處居民云。

膠東漁民連俘敵船

行署軍區予以嘉獎

新華社膠東十六日電：敵寇在我膠東沿海的屠殺搶掠，激起了沿海群衆的仇恨，他們在「保衛家鄉的安全」、「保衛捕魚自由」的口號下，從今年一月起，便組織了武裝聯防戰鬥。三月三日，我海邊桃園村婦女自衛團的崗哨，發現乳山口外四十里，駛來敵甲板船一隻，村圍部便迅速地集合了三村民兵廿五名，在村長領導下，分乘五隻小魚船，迎風[illegible]擁，一齊投彈射擊甲板，船上的敵兵即豎起白旗投降。某村民兵英雄也組織了「巡海隊」，一夜拖回敵船兩隻，膠東行署特獎給他們每人千元。海上英雄閻良宣，是四十八歲的漁民，他曾四次捕獲敵船，得到軍區的嘉獎。某次，他領着一百十二個民兵，分乘四隻小魚船，奔襲日本「國際船圖」之一「安東丸」，活捉了一個日本人，一個朝鮮人，解放了十三個被奴役的中國船員。

新華社膠東十六日電：頃據膠東武委會發表不完全的統計，八個月來，我海上游擊隊、民兵，已先後捕獲敵大小運輪船二十艘，[illegible]軍用品、小麥、大米等無數。

皖中召開二屆首次參議會

大會充滿團結坦白精神 熱誠商討通過重要議案

〔新華社淮南十四日電〕：第二屆皖中參議會第一次大會，於九月六日開幕，已於十六日圓滿閉幕，全體參議員共七十五名，來自各縣參議會及各職業團體與部隊，選出的代表地區，西起貴池，東至江浦，北抵巢湖，南越長江至南陵、宣城，面積約十萬千方里，代表人民二百餘萬。曾混進第一屆參議會的少數特務份子，均被人民檢舉罷免，因此全部會議過程中，充分表現了團結坦白的精神。無為宿儒第一屆副議長余稚石先生，於開幕詞中，興奮指出此次全體參議員的特點，是代表了一年來新解放的更廣大的地區及清除了壞份子，而選出各階層人民真正的代表。對於根據地一年來的成就，他指出這是實行民主的結果，是中共的政策合乎世界潮流與人民需要，因此我們的前途是不可計量的。中共皖中區黨委代表李葆新同志、新四軍第七師譚代師長，均於開幕典禮中發表演說。和含名紳馬默龍參議員，聯繫到了和含人民在反對國民黨軍隊的壓迫中的自衛鬥爭。皖中代表追溯自皖南事變以來，先後在國民黨內反動派及敵偽壓迫下的慘痛生活，希望解放了的皖南地區能迅速趕上中心區的模範。

大會第二日由余副議長作第一屆參議會工作報告，檢討到議案執行情形時稱：第一屆兩次大會共決議案件一一八起（交軍政機關參考者未包括在內），經參議會及政府徹底執行者一零八起，其因形勢變化或力所不及而未能徹底執行者僅十二起。由此足見參議會是能夠做到議而決、決而行的最高權力機關，這與大後方各地參議會僅僅是諮詢機關是截然不同的。其後數日為行署呂主任的政府工作報告，新四軍七師政治部王代主任的軍事工作報告，皖中區黨委曾勉同志的政治報告，分別述及一年來軍政工作的發展情形。去年夏季，我威逼敵偽撤退無為地區大批據點後，秋冬兩季，全地區處於自衛戰嚴重形勢中。在去冬

一年來根據地擴大了一倍 破獲特務陰謀後更加團結

含巢自衛戰成功後，一面全力打擊邊區周圍敵偽，在東北面發展了江浦、全椒地區，在北面發展了巢湖以北地區，在西面沿江開闢了安慶、貴池地區，在南面發展了銅陵、繁昌地區，直達青陽、蕪湖、南陵、宣城，使根據地擴大了一倍。一面在內部破獲了特務破壞大陰謀，達到內部更加團結。各種建設，如水利、生產，突飛猛進，合作事業已有初步開展，而對外貿易的勝利，使根據地糧價長期平穩，糧價入秋反見提高，對人民生活的改善尤大。夏季的參議員選舉工作，成為全體人民的坦白批評運動，更為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奠下堅固基礎，亦保證了本屆參議會的勝利舉行。曾勉同志在報告中，提出今後的主要任務為大大發展主力及人民武裝的力量，積蓄物力，保衛根據地，作反攻的準備。為貫澈三三制的精神，並提出現任各地縣長及辦事處主任的中共黨員四名退出議席。此議案引起全場的熱烈爭辯，許多黨外參議員紛紛發言，以該四人忠誠幹練，一致挽留，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而中共黨籍的參議員，則聲言同意四人退出，熱烈爭辯中充滿民主互讓精神。最後，第一屆副議長余稚石先生以黨外人士地位發言謂：貫澈三三制為中共光明磊落的政策，對於四位參議員的退出雖覺惋惜，但我們本「君子成人以德」的精神，可允予退出。經過全場熱烈鼓掌同意。

討論中通過的主要議案有壯大武裝、發展生產、集中人材、訓練邊區民兵及江河船戶，以便隨時營救盟國空軍失事人員，成立皖南專署，組織專門委員會，調查敵偽軍與反共軍的暴行，呼籲團結。大會期間，無為模範農家錢應全、湖東生產模範村換工隊長湯家應，曾先後親來向大會祝賀，報導他們由窮困轉向富裕的經過，向民主政府致謝，引起全體參議員的極大感動。

湖南人民哭訴反共軍的暴行

湖南反共軍蹂躪的人民，向大會哭訴，要求為之復仇，當烈士胡海如的六十歲老母哭訴其愛子被害經過時，許多年老參議員都為之淚下，愈增團結奮鬥的決心。

大會第十日舉行座談會，為議會期中最熱烈之一幕。參議員在不拘形式的座談中，暢談對

各參議員坦白批評缺點

區黨保工作的意見，坦白指出部份幹部的私情觀念、不尊重黨外人士等缺點。又說求曾勉同志解釋國共團結的前途等問題，並提出加強檢查、加強邊區幹部、加強參議員與政府聯系的許多寶貴意見，消除「上級好，下級差；中心區好，邊區差」的感覺。發言者達數十人，每人發言有多至三四次。座談會前後達九小時許，後由行署呂主任及曾勉同志分別作答，首率的承認幹部中缺點的存在，並說明其來源為在舊社會中感染私情觀念與國民黨的統治作風，至上級較好、中心區較好的原因，為上級幹部革命教養較久，中心區建設時間較久的緣故。這與國民黨統治機構的愈到上級愈黑暗，適成相反，這也足以說明我們的缺點是在進步中的缺點，克服中的缺點。至克服的辦法，曾勉同志提出整風改造幹部思想及發揚區鄉民主監督區鄉幹部為兩個基本辦法。他並由黨內民主的實例，說明我黨對全國要求民主，在根據地實行民主共基本精神的一致。由此他號召在場的黨員參議員及全體黨員幹部，克服宗派主義，虛心傾聽人民意見。說明此次會議最偉大的意義，即為此種坦白真誠的互相批評的精神，希望把這種精神貫澈到各級關係中去，以達到參議員與政府幹部、黨外人士與黨員打通思想，達到民主團結的最高目的。最後扼要解答了國共關係前途問題。大會最後一日，選出李葆新同志為議長，金稚石、周新武為副議長，呂惠生、張凱帆為行署正副主任。閉幕典禮中，各參議員在興奮情緒中紛紛登台演說，和含馬參議員說：本屆議會中的團結坦白精神，實為從政數十年來所僅見。金副議長說：看到中共黨員在整風中的偉大進步，我們參議員亦要努力整風。後通過大會宣言、告淪陷區同胞書、致電中共中央、新四軍軍首長及七師首長致敬，並向七師全體指戰員獻旗，大會乃於鳴砲鼓掌聲中閉幕。

淮海地方武裝 巧襲沭陽城關

〔新華社蘇中十二日電〕：蘇北淮海區地方武裝，於九月十二、十四兩日，突擊沭陽（北距隴海路約四十公里）城南關、東關偽警及偽軍住戶所，獲戰果如下：十二日夜，我沭河一中隊某排，突入沭陽南關偽第一區公所，冒充偽大隊部查哨的，一面大聲的喊著：「你們站住！」[illegible]崗，不負責任[illegible]一面走進去，將十二支步槍，對準在身上，就此潛出門。過後偽軍發覺，追趕不及。十四日夜，我湖東大隊二十餘人，襲擊沭陽東關偽警察所，首先活捉偽警官一名，立即深入警所，將熟睡中的偽警六名（內有偽巡官一名）俘來，並繳獲步槍七支，手槍一支，勝利而回。又沭陽城西郊偽游擊隊，曾於九月九日被我城郊游擊隊襲擊，斃偽警五名，傷一名，生俘一名。

台兒莊以西 我粉碎敵「掃蕩」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九月十日敵偽千餘，四路「掃蕩」我台兒莊以西地區，一路敵三百餘，騎兵三十餘，偽五百餘，輕重機槍十四挺，砲三門，經由車福山下車，經尤老、秋集偷襲徐唐，撲空後，一小部進入黃邱套、連張塘、丁莊，與我民兵接觸，我斃敵五名，敵退金樓。午後敵兩路犯旺莊，經李山口被我阻擊，斃傷敵六名，遺屍兩具，當日三時竄回賈汪。另一路敵偽二百餘，由韓莊經張山子、耿山子莊至大小羅莊。另一部由利國驛出動，並配合偽軍胡立發部，至單莊與韓莊敵會合。第一路由徐東之偽下車北犯，經大廟，犯賊台，被我阻擊，戰約一小時，斃傷敵偽數名，我獲步槍一支[illegible]部合擊加莊，撲空，當日敵偽便全部撤回。十六日夜，我銅山部隊襲擊變潰西四里火神廟偽據點，激戰約二十分鐘，將其全部殲滅，計斃敵分隊長謝殿葉以下三名，俘偽二十一名，繳獲步槍二十四支，擄毀偽碉三座。同時八義集偽軍向我大卑莊進犯，被我擊退，俘敵二名，傷敵九名，我耗彈三十發。

盟國記者團參觀晉西北前線

對八路軍英勇作戰同聲稱讚

〔新華社晉西北十五日電〕：盟國記者參觀團八月三十日抵達軍區，受到各界熱烈歡迎。九月四日，該團在該區代表李譯森同志陪同下，赴八分區前線參觀，通過馬坊封鎖線時，該據點適於六日晨被我攻克，途中見到大批被俘的偽軍。進入馬坊時，被毀之敵碉堡仍火光未熄，碉堡週圍重重的鐵溝，層層的鐵絲網，堅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見。盟邦記者表示這種複雜的工事，正証明了敵人對八路軍的恐懼。該團連夜進入八分區，沿途見民兵地雷網、鐵線，縱橫密佈，各村崗哨嚴密，人民都普遍地參加了對敵鬥爭。記者團連日參觀，看到了大批被俘的敵偽軍，參觀了在地雷網保護下的分區醫院及兵工廠，並與一批新的敵軍俘虜進行了談話。在旅途中與參觀我前線救護工作的美軍觀察組軍醫卡斯堡少校相遇，大家遂同在八分區羅政委陪同下，進入汾陽邊山，十五、十六兩日，我軍某部及游擊大隊夜襲敵山區大戰略據點之一——汾陽時，盟邦記者團及卡斯堡少校等，高登距汾陽城僅十餘里的邊山上，觀望我英勇的八路軍猛襲敵大營盤、電燈公司，火燒火車站，飛機場、火柴公司等戰鬥。[illegible]夜空星稀，寒氣襲人，但大家目睹汾陽上空濃煙籠罩，火光熊熊，異常振奮。捷音傳出後，邊山羣衆攜帶豐滿的瓜菓肉類提來慰勞，盟邦友人深為這種軍民團結的氣氛所感動。羅政委先生講話中說：「這種軍民團結合作打敵人的動人情況，是中國旁的地方所沒有的，我們在前線所看到的一切，充分証明了在延安時所聽到的是千真萬確的。」清晨捷音傳來，當日拂曉我又將協和堡攻克，敵偽俘虜被押入村，勝利品源源送入村莊，戰士們紛紛送給各盟邦友人以自己繳獲的勝利品，以作紀念。愛卜斯坦先生忙於請指戰員在一面繳獲的日本旗上題字，卡斯堡少校忙在為傷員進行注射止痛，爾曼先生忙於拍照，武道先生在訪問談話，深厚的國際反法西斯情感並融成一片。西斯各盟友並先後向參戰部隊講話，對八路軍英勇同機智之戰鬥行動，並齊稱讚。最後，游擊隊高呼：「八路軍萬歲！」民兵老百姓全體[illegible]

[illegible]記者團[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別會。[illegible]觀分區機關駐地[illegible]的反「掃蕩」大演習，部隊出發[illegible]類附近，參觀我軍民圍困襲據點的及部隊以爆炸敵碉堡的戰鬥。隨後記者團前往三分區，前往交城[illegible]據點附近，參觀民兵英雄[illegible]對敵爆炸交通線[illegible]該村離敵碉不過[illegible]餘里，但敵由碉堡[illegible]在望[illegible]村莊[illegible]的已成[illegible]通過[illegible]二日[illegible]盟邦記者[illegible]卡斯堡少校[illegible]河，首途返延。

晉西北減租運動 擴展到敵佔區

〔新華社晉西北十三日電〕：在對敵鬥爭中，減租運動擴大到部份敵佔區，貧苦農民現在經濟狀況，已開始改善。據某地二十[illegible]自然村不完全的統計，在減租[illegible]多數士[illegible]，他們積極[illegible]的號召，已有十幾天中，十二個村莊的農民，用鋤頭開荒地九畝大小五畝。經過減租、生產運動後的群眾，其覺悟程度與對敵鬥爭的情緒，都大大提高了。

盟機屢次轟炸太原

兵工廠中彈 大火三日未熄

〔新華社晉西北十一日電〕：據敵佔區來人談：盟機二十架，於八月十一日晨，分三批進襲太原市，曾在北門外敵飛機場、兵工廠投彈約四十分鐘，命中目標，立即起火，焚毀敵機十三架，兵工廠大火三日未熄，因重要機器損壞太重，各廠停工半月尚未修復。又盟機在回返途中，又對清源敵人掃射。九月初，盟機十餘架再襲太原，投下巨型炸彈，距離太原八九十里的清源邊山均可聞見隆隆爆炸聲，共歷三小時之久。市民對盟機的突然來臨及投彈的準確，均極興奮，稱讚不已。是日盟機返回時，曾在太原南五十里的晉祠以機槍擊斃日軍兩名。

閻錫山苛政重重

無理強徵糧款 百姓怨聲載道

〔新華社延安九月二十二日電〕：在閻錫山苛政統治下的老百姓，已被壓榨得喘不過氣來。今年麥收時，每村指導員均嚴格檢查登記，打場時派人監視，收藏後貼上封條，不許動用，規定在十八歲至四十七歲以內的壯年人，每人每月派給粗糧（穀子）二斗五升，欲領麥子，以二斗粗糧折合一斗麥子。某村某[illegible]全家[illegible]五十餘歲老漢和老婆[illegible]三個女子，都不在十八至四十七歲年齡以內，按閻氏「按勞分配」的辦法，老漢[illegible]沒有分地的資格[illegible]今年收麥[illegible]十五畝[illegible]六石[illegible]除[illegible]軍隊[illegible]求典[illegible]苦[illegible]老漢[illegible]以給[illegible]養活[illegible]辛苦一年[illegible]以上者[illegible]女子[illegible]每月必須交[illegible]錢[illegible]每月交布三丈，婦女[illegible]全部義務為軍隊的洗衣做飯，再加上閻氏派草[illegible]報酬。老百姓不堪其搜括，怨聲載道。

閻錫山批判

陳伯達

最近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造謠誣蔑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為反共應聲蟲的一個，那時候，他那一大套一大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一九三一年，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租界地的大連為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也發表了。為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掀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聊的造謠中傷手段，這裡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雖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多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使他能夠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站得住腳，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於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又說是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沒有向日本帝國主義射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的造謠又重複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欲實行共產主義的志願，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illegible]不能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illegible]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卻還在那裡滔滔不休地嘮叨着，希望取得那些與人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還想團結他一道抗戰，對於他的各種無理攻擊，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發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認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緘默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那裡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發展到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末信口誣衊了。對於閻錫山這種肆無忌憚的造謠誣衊，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露各種的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第一波同志、韓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範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就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者少說，有的問題，指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的「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一貫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為人民，也不是為抗日，而是為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壟斷了數十年之久的寡頭專制政權。這回中外記者團到克難坡（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個一個「負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樣告訴過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來一套，「主要的原因，卻是環境所影響，非如此真不足以維持正當的政權」。「要先求生存」，他坦白地說，「據我們的經驗，爭取敵區民衆，還是比較艱難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教育的宣傳。為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講求應付之道。」「我們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見閻錫山「新民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策，只是簡單的為維持他的寡頭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在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樣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一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抗戰呢？即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為：只要「拿政權者」（按：實際上是一堆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霸佔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會崩潰」。（見閻錫山「言論選集」第二輯二四八頁）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公開說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同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其中大問題，即為「如何鞏固政治，即成為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裏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作為中國抗戰之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卻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壟斷了的專制政治，以避免人民的染指。根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趣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猖謀華北，提出「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形勢極端緊迫。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恰正是北平英雄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遊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可是，閻氏在那裏提的問題，卻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圖存」。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亦好。不能自存與自固，聯日無益，聯俄亦無益。」他又這樣地說：「羨國聯無益，羨英美亦無益，親日無益，親俄亦無益。若能自強，國聯可靠，英美亦可靠，親俄有益，親日亦未嘗無益。」（以上所引，均見閻氏「言論輯要」，總裝書，第九冊）事實上，那時閻氏連做夢也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那時他討論的僅僅是——像一批可憐蟲的無恥的反動派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新穎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賭博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得在他所祈禱的這一個「日俄戰爭」中專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同上的兩個文件）。那時閻氏所謂「如何鞏固政治」，真相就是這樣。既然他連做夢都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所以也就沒有和什麼抗戰問題聯繫過。他的所謂「自存與自固」，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族意識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圖存」，「鞏固現有的政權」，也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寡頭專制政權。只要他或他們這個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崩潰」，據他的意見，就便是聯日，也不算壞，卻是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處置我們的民族危機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壟斷的這個寡頭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二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廿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農村，為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會成破產之勢。十分九貧，十村九困」。（「言論輯要」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illegible]這個腐朽的反人民反民族的[illegible]寡頭專制政權。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權的。為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為此，他要加強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抗戰前面，就在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最徹底地代表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為了保持他的政權，他在人民的抗日高潮中，竟然提出「親日亦未嘗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為這兩條路，均可以徹底的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是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是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為防共方法。法西斯蒂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担，與政府合作來鞏固現有的政權，並抵抗共黨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為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制，消滅共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當做方法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為如果不走前一條路，就沒有建築走後一條路的基礎；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就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幾緩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除社會不平與防共」，「言論輯要」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蒂的方法為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礎，而以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為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見下面的分析）。他在抗戰前許多演講中，總是那末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蒂反共的瘋狂運動，又那麼驚嘆地說：「還有今日之德意兩國的政權的出現！」「還有今日之德國政權。」閻錫山及中國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內容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說），實際上是中國式的法西斯政權。

在中國人民中間有極豐富的潛存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又有以中國共產黨為其中心代表的現代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跟隨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前所倡導的法西斯蒂「防共」的路，而是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心做反共的工作。日寇大隊且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無條件存在」，這是他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為「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家知道：閻錫山也是有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一部份叫做「母理」，一部份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母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是「鞏固政權」，就是「自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那裡仍留了後路，即是「親日亦未嘗無益」（因此，就要繼續他的反共的工作）。他的「子理」是不能夠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為目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降越積極，他也就越來越不成話了。這樣，不管他表面上唱些什麼「民族革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烈地」唱過，但骨子裡面所緊張的，卻是另一回事情。政權、政權，寡頭、寡頭，專制、專制，這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總目的。為此目的，他才想利用敵人來「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靈活策略」，他和敵人早已有了諒解，並已有了秘密的協定。敵人容讓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去。即如他現在的晉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讓他住足，作為「防共」的試驗區。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就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鞏固」了，他還得要「開展」，因為山西在抗戰烽火中已建立了許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他還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即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復」他原來所壟斷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鞏固」也吧，「開展」也吧，都是聯繫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條上的，這已成為閻氏整套的邏輯。

且看他那個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個訂的「全面興舉號發開展辦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所列的目的，乃是「開展政權」四個大字，並不是旁的什麼字句。還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目標的說法吧！

「你們對於實行兵農合一，不只不敢認成是個練兵問題，就是認成是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夠，我們還是打破地下組織，鞏固我們組織，唯一的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擋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是要拿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風打下，很快的就可打破他！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堅強的狙擊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是個撈魚鵲，我們是打獵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見本年三月閻氏在「徵糧會議上講話」）

這是什麼？大家看，山西的這個「打獵的」，不去打日本人，卻去打「撈魚鵲」，卻去打「他」。山西的「堅強的狙擊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卻去消滅「他」，卻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話中，比起他對記者團談話時所說的：「捉到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八路軍打我，我忍耐不公佈」，似乎有很多仁義道德似的，這裏就一點仁義道德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看得見的，盡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抗敵民主組織和支持這組織的共產黨。他所要打破的——據他自己的話——就是這個「他」，並不是敵偽。他所要消滅的，就是這末一種組織，並不是敵偽。閻氏所做的事情竟是這末為親者所痛，而為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一」，竟是這末從仇視同胞和從事內戰的動機而提出的！

（未完待續）